

于右任

書聯集錦

主編 于 媛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J292.28
20069

于右任書聯集錦

主編 于 媛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右任书联集锦/于媛主编. —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
西安公司, 2005.8

ISBN 7-5062-5715-7

I. 于... II. 于... III. 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84707号

于右任書聯集錦

主
編：于媛

学术顾问：霍松林 钟明善 李鸿超

艺术顾问：马天宝 夏铭智 张应选

执行主编：李振中

责任编辑：焦毓本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印 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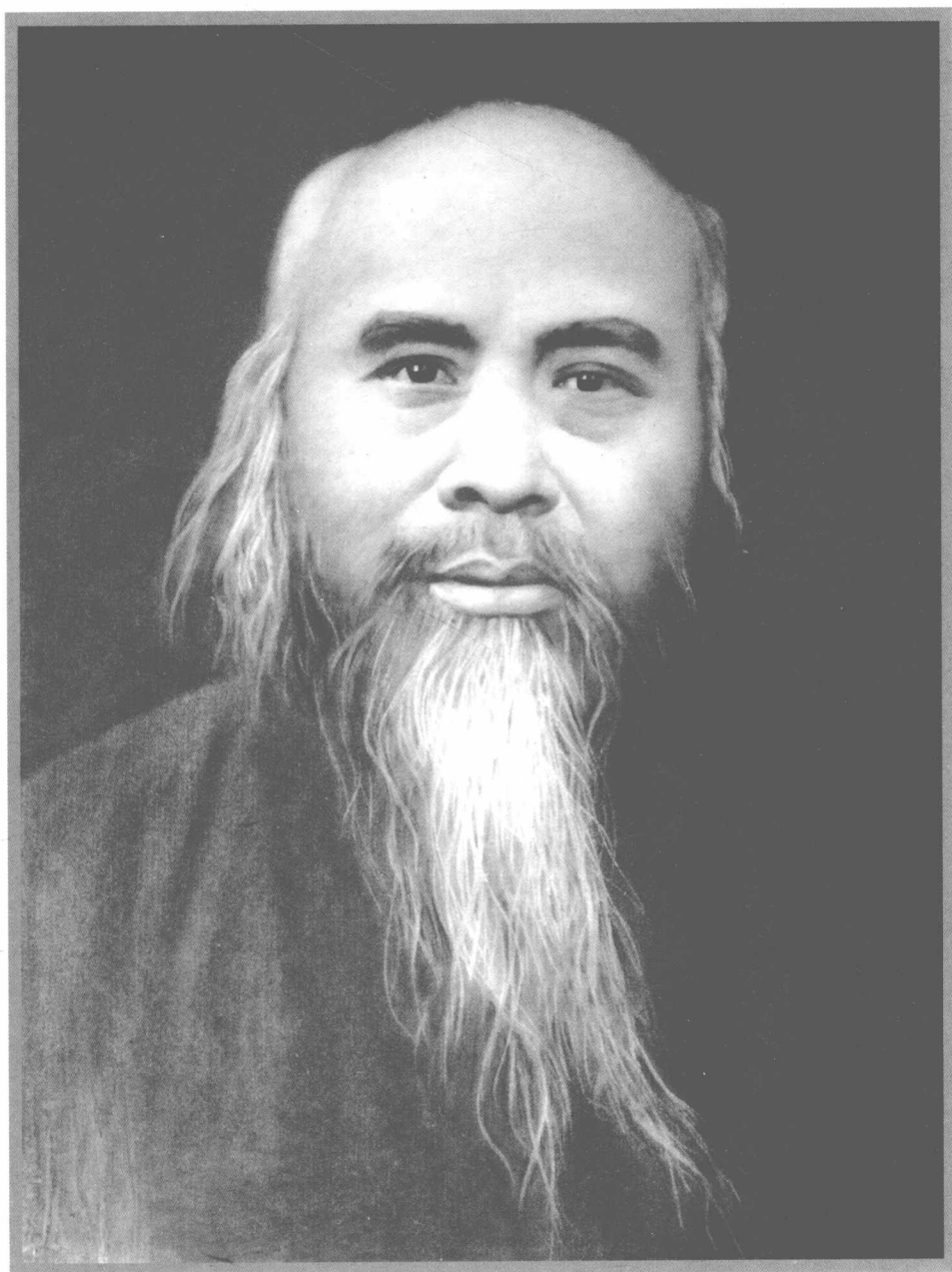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西安朗圖文化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mm 1/8 27.75印张

书 号：ISBN 7-5062-5715-7/J·60

定 价：1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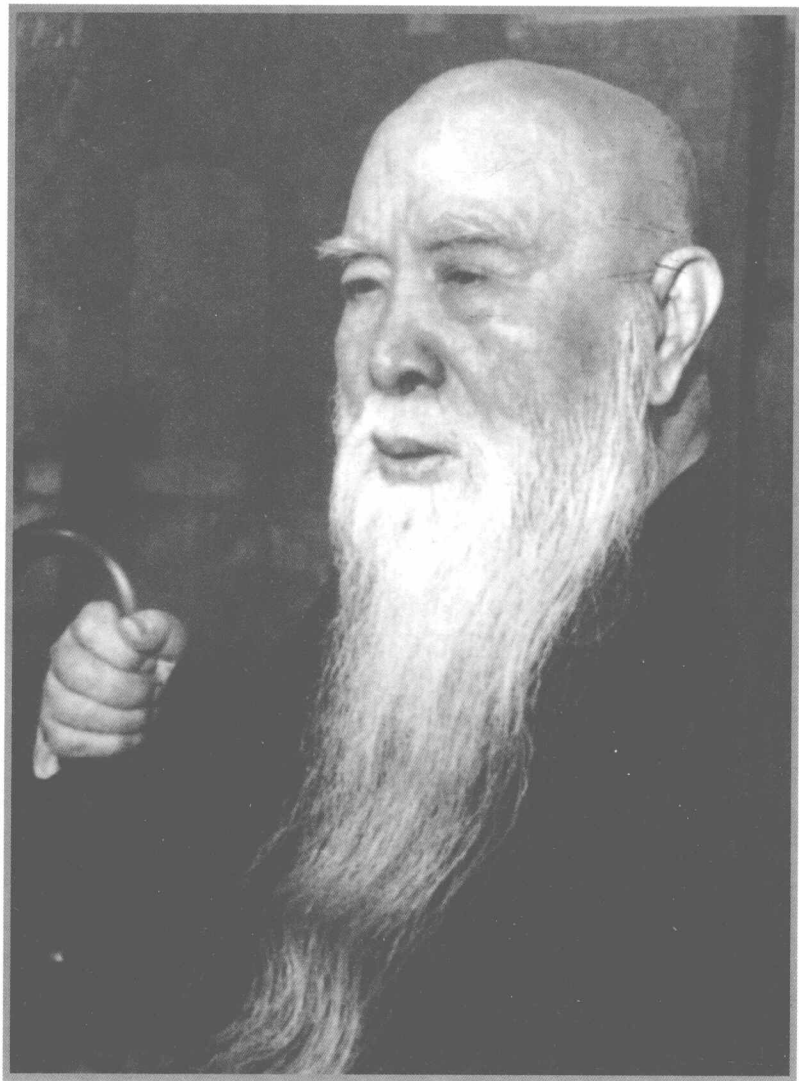
◎ 于右任先生 (1879—1964)



⊙ 于右任先生结发妻高仲林同女儿于芝秀1970年冬
在其故居陕西省西安市书院门52号合影



◎ 于右任在家中书房为求字者挥毫



◎ 于右任先生八十寿辰留念



⊙ 于右任先生在日本与王伊文(中)、张震云(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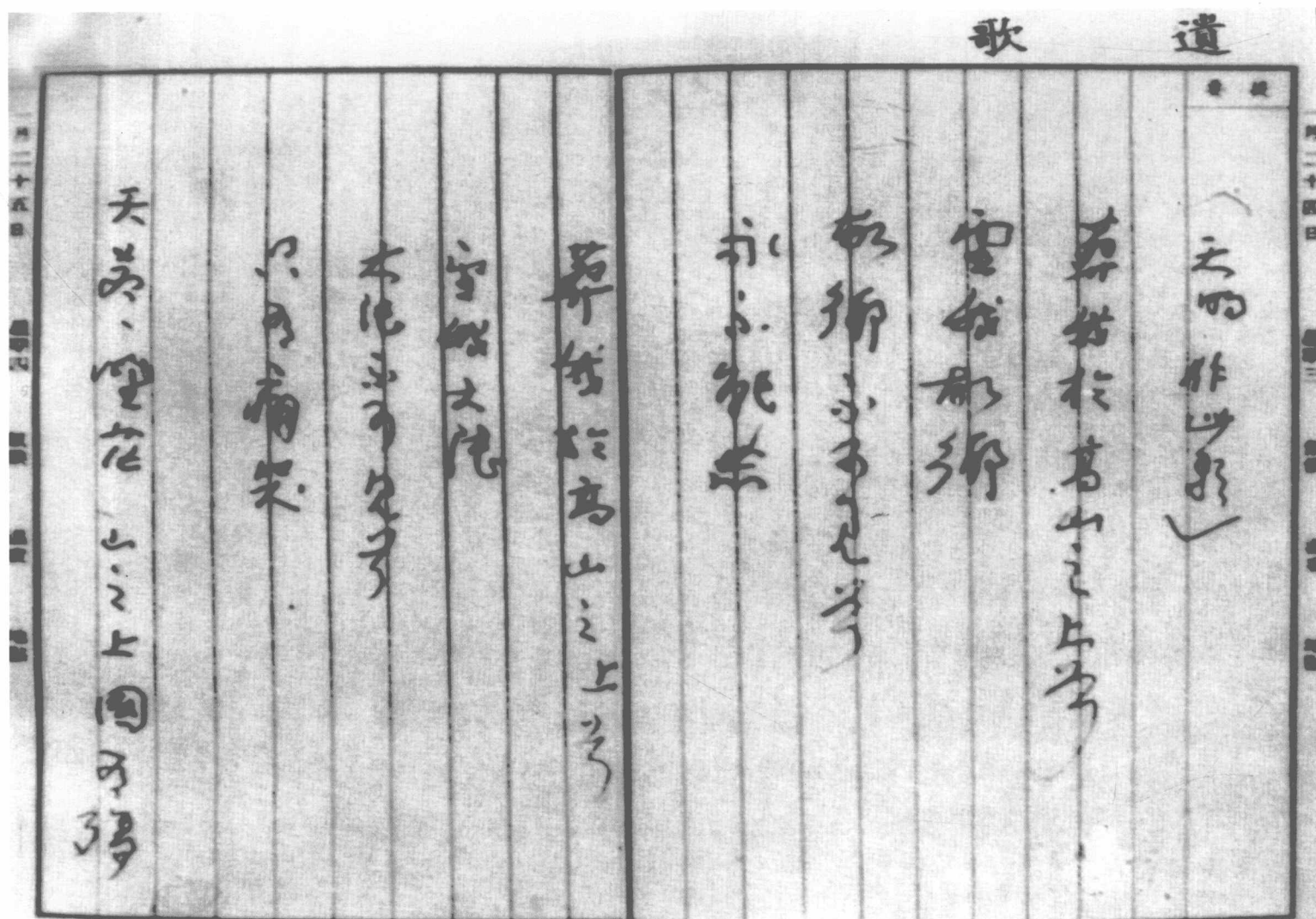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出席纪念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四十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开幕式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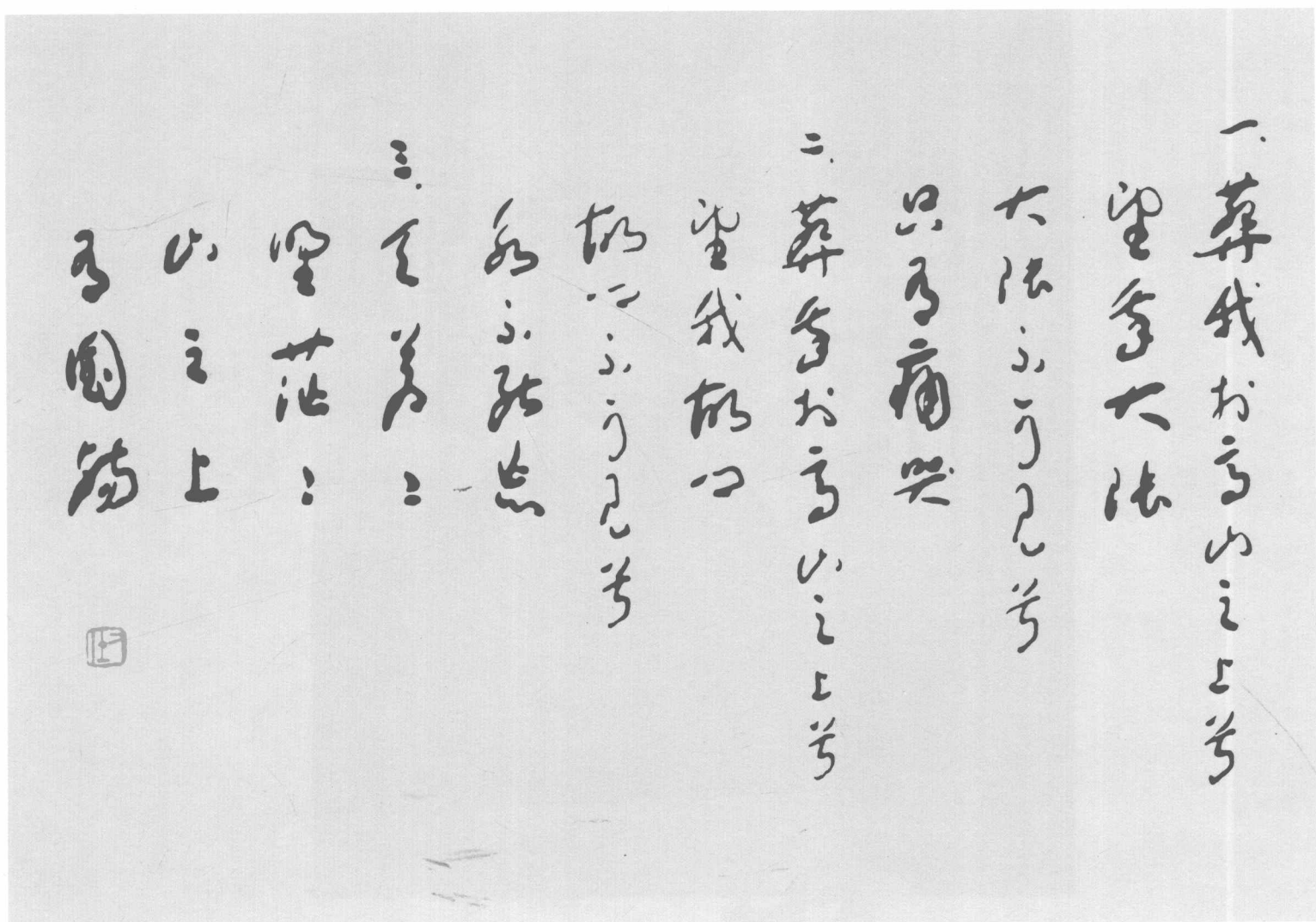
◎ 2004年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在出席纪念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四十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开幕式同西安于右任纪念馆馆长于媛女士合影。

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



(天明作此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有国殇



◎霍松林先生与于媛女士

于右任书画联集锦

霍松林题



序言

乙酉初夏，雨过天晴，我正在窗前伏案写作，忽然门铃轻响，于媛女士推门而进，将一大摞书稿放在我眼前说：“这是我编辑的《于右任书联集锦》，请霍老题签作序。”我请她在对面沙发上坐下，然后逐页欣赏，始而凝神，继而惊喜，兴奋地说：“书编得很好！第一，入选的大多数是于书楹联，规模之大，选择之精，都值得重视；第二、其中不少作品，大陆已有的出版物中似乎还未出现，足以开拓眼界，引人入胜。这是您长期努力才汇集选编的，您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因此，这篇序，还是您执笔、署名最合适；至于我，能有题签的机遇，已经深感荣幸了。”

于媛说：“霍老既然认为这部书有新特点，那么这篇序也应该不落常套。我认真想过，您在青年时期曾和于老交往数年，于老称您为“文字交”或“忘年友”。您在序中谈谈和于老交往时的见闻和感受，便可从一个新的视角彰显于老的人品、诗品和书品，使读者在了解掌故的盎然兴味中深受启迪，岂不比空发议论强得多！”

我由衷地称赞道：“这是绝妙的‘创意’！您既然为这篇序拟定了独特的框架，那就由我起草，由您加工，两人联合署名吧！我早年受于老的殊遇，在其言传身教中确定了终生的努力方向，晚年又与于老的后裔合作，弘扬于老的人格魅力和艺术精华，也可传为文坛佳话吧！”于媛微笑颌首，表示赞同。

年华易逝，如今我已是85岁的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那是1947年的春天，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曾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人文》等刊物上发表了诗词、随笔和学术论文，受到老师们的赞许。于老时任监察院院长，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监察委员，其中就有我的老师汪辟疆教授和卢冀野教授。他们在监察院开会休息时聊天，夸奖我这个来自西北的学生功底扎实，才华出众。于老听了很高兴，说他在报纸上也注意到署名霍松林的诗文，接着大发议论：“我们西北在周秦汉唐时很出人才，宋代以后经济南移，西北落后了，现在是江浙财团的天下，但西北还是有人才的，大家讲的霍松林，不就是难得的人才吗？”汪老师抓住时机，对于老讲：“这个学生家境清贫，学费困难，希望介绍个业余工作。”于老说：“做工影响学业，叫他来见我，我供学费。”汪老师回校后把这一切告诉我，要我拿上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去拜见于老。我第一次到宁夏路一号拜谒于老的情景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在我的有关诗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中都有记述，这里不必详谈。这一次和此后多次拜谒，在谈话结束时都用宣纸写

一张条子，让我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这种条子，先后写过十多张，后来有人说：“你把那些条子珍藏起来，就更有价值。”这一点，我当时就意识到，但我实在太需要学费啊！

于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贯缺钱用，却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给我作学费，充分体现了他为我国育才，“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1948年春，于老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友人善意劝阻，问他“拿什么与人争”。他笑着说：“条子！”友人大惊：“你还有条子？”他又笑着说：“有啊！乃手书‘为万世开太平’的纸条子，非金条子也。”于老短时期内日夜挥毫，遍赠“国大代表”，我曾为他拉纸。每一条幅写的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家知道：这是北宋“关学”大师张载的名言，于老奉为座右铭而付诸实践，成为他平生事业和人格的写照。他用这种“条子”赠人，不是争名利争地位，而是争更多的人“为万世开太平”。于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他是多么向往太平世界啊！

我大学一毕业，于老就要我到监察院当科员，实际上是给他做秘书。1949年5月初，监察院迁广州，于老暂寓贝通津50号，心绪不宁，每逢星期天，我和冯国璘都去看望他。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又去了，副官让我们坐在书房里，便上楼去通报。紧接着，于老只穿白府绸中式裤子下楼来，对我们说：“广州太阳晒人，月亮也晒人，一夜没睡好。”书房不小，南北靠墙都是沙发，却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南窗外有一株大榕树遮住阳光，于老便和我们坐在靠南窗的沙发上聊起来。我照例呈上诗词新作请教，他赞许了几句，即从书案上找来他的新作，其中一首是《题李啸风〈劫余剩稿〉》：大器方能开世运，至人始信出民间。乾坤振荡风和雨，太息关中两少年。

于老先读了一遍，然后就第二句发挥：“来自民间的人了解民间的疾苦，多能忧国忧民，凡事从国计民生着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天下怎能太平？你们年轻，不知道我的经历和主张。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只能考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往圣昔贤，可以说都有‘共产’思想。”他指着我说：“你作诗学杜甫，杜诗读得很熟吧！试想当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难道不想‘共产’吗？我所说的‘共产’，指的是全民皆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当然，不可能大家都一样富，孟子就讲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话，但贫富太悬殊，以致出现了富家酒肉臭，贫家饥寒交迫的普遍现象，天下必然大乱，哪有‘太平’可言呢？……”于老的这些话，显然是有感而发的，而他心系民瘼的“布衣精神”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执着追求，的确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1949年8月中旬，监察院部分人员向重庆疏散，我和冯国璘接到13日飞渝的通知，12日晚同往于老住宅辞行。于老正在开会。听说我们告别，立即

离开会场，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以后有机会，再叫你们来。”语调、神情，感人肺腑，我们鞠躬、转身时，不禁热泪盈眶。到重庆后，我在南京中大的词学老师陈匪石先生刚应聘任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约我去教书，久住南温泉。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冯国璘于先一天寄出的信，信中说于老忽然从香港飞到重庆，要我立刻去见他。当时班车已停，中间又隔着一条长江，当我赶到监察院时，于老已于28日上午飞走了，国璘也乘汽车赴成都转台湾。过了一天，重庆便迎了解放。这里需要补叙的是：近一月来，于老一直住在香港，重庆监察院的陕甘同乡估计他会飞北平，也渴望他飞北平，谁也想不到他会突飞重庆。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到重庆后又要求蒋介石送他到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专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于老为什么忽然飞重庆，多年来在我脑海中是个测不透的谜。1996年初春，我应邀赴澳门讲学，承梁披云老先生设宴洗尘，畅述今昔。梁老是于老于1922—1925年任上海大学校长时的学生，长期在南洋办教育，门人踞要位者甚众，现任澳门归侨总会主席及华侨大学董事长。由于我们都和于老关系极深，所以酒席间的话题主要围绕于老。他说：1949年冬于老住在香港，不想去台湾，他和另外几个于老的学生要求陪于老到南洋去，于老很赞同，但当他听说有便机飞重庆时，立刻登机而去，目的是想救出杨虎城，却不知杨虎城已经遇害了！我听后才恍然大悟，于老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在我眼前闪现，发出万丈光芒。于老与杨虎城将军在推翻满清专制、重建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监守西安和解围西安等共同战斗中凝结的革命情谊谱写了壮丽的乐章，长时期响彻天际；而当他被迫去台之前，又为这壮丽的乐章谱写了悲壮的尾声。

随于老去台湾的冯国璘，是我的同乡、同学兼好友，能文能诗，写得一笔好字。他的长兄国瑞先生曾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深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器重，精于诗文书法和考古，曾替于老考订“鸳鸯七志斋”碑，所以国璘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于老就任他当秘书，十分信赖。去台湾后，又升为主秘和参事，一直追随于老。因此，通过冯国璘，是最能了解于老在台湾的真情实况的。然而两岸长期隔绝，直到1990年初才收到他的特快专递，其中有长信，有于老的照片和墨宝。信中说：“于老在世时，每年都有好几次问到你。1959年4月21日过80寿，又问‘那个霍松林有无消息？他可是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啊！’”信中又说：“于老80华诞时身体还很健旺，形象独特，寿眉银髯，远望如神仙中人。当时此地摄影名家云集，争相拍照，其中以春秋所摄一帧最得于老喜爱，加印若干份赠亲友，又题赠吾兄一帧，嘱弟俟机转交。”又说：“于老公余有兴趣，便提笔写旧作给我，已保存20余年矣，随像寄上两幅留作纪念。此种写法甚少有人看到，有暇可题诗寄我。”信中说他患了癌症，